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梁書卷十一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五

張弘策 庾域 鄭紹叔 吕僧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幼以孝聞母甞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為進粥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

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起家齊郡陵王國常侍遷奉朝請西中郎江夏王行參軍弘策與高祖年相輩㓜見親狎恒隨高祖遊處每入室常覺有雲烟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敬高祖建武末弘策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高祖曰緯象云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因曰請言其兆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帝今久疾多異議萬一

伺釁稽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為己富貴為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鄧晨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為援且受密㫖仍代曹虎為雍州弘策聞之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高祖西行仍𠫭帷幄身親勞役不憚

辛苦五年秋明帝崩遺詔以高祖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録事參軍帶襄陽令高祖覩海内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為儲備謀猷所及惟弘策而已時長沙宣武王罷益州還仍為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高祖使弘策到郢陳計於宣武王語在高祖紀弘策因說王曰昔周室既衰諸侯力爭齊桓蓋中人耳遂能一匡九合民到于今稱之齊德告微四海方亂蒼生之命會應有主以郢州居中流之要雍部有戎馬之饒卿兄弟英武當今無敵

虎據兩州參分天下糾合義兵為百姓請命廢昬立明易於反掌如此則桓文之業可成不世之功可建無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王頗不懌而無以拒也義師將起高祖夜名弘策呂僧珍入宅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為輔國將軍軍主領萬人督後部軍事西臺建為步兵校尉遷車騎諮議參軍及郢城平蕭頴達揚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為宜乘勢長驅直指京邑以計語弘策弘策與高祖意合又訪

寧遠將軍庾域域又同乃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之頓處所弘策逆為圖測皆在目中義師至新林王茂曹景宗等於大航方戰高祖遣弘策持節勞勉衆咸奮厲是日仍破朱雀軍高祖入頓石頭城弘策屯門禁衛引接士類多全免城平高祖遣弘策與吕僧珍先入清宫封檢府庫于時城内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洮陽縣侯邑二千二百户弘策盡忠

奉上知無不為交遊故舊隨才薦拔搢紳皆趨焉時東
昬餘黨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
入南北掖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
殿内以宿衛兵拒破之盜分入衛尉府弘策方救火盜
潛後害之時年四十七高祖深慟惜焉給第一區衣一
襲錢十萬布百匹蠟二百斤詔曰亡從舅衛尉慮發所
忽殞身袄豎其情理清貞器識淹濟自藩升朝契闊夷
阻加外氏凋衰饗嘗屢絶興感渭陽情寄斯在方賴忠

勲翼宣寡薄報効無徵永言增慟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愍弘策為人寛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勢自高故人賔客禮接如布衣時禄賜皆散之親友及其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别有傳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長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録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满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遷南中郎記室參軍永

元末高祖起兵遣書招域西臺建以爲寧朔將軍領行
選從高祖東下師次陽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銜命
勞軍域乃諷夬曰黄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夬反西
臺即授高祖黄鉞蕭頴冑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
高祖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
高祖意合即命衆軍便下每獻謀畫多被納用霸府初
開以爲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
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舉

州叛降魏魏騎將襲巴西域固守百餘日城中糧盡將士皆齕草食土死者大半無有離心魏軍退詔增封二百户進爵為伯六年卒於郡

鄭紹叔字仲明榮陽開封人也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少孤貧年二十餘為安豐令居縣有能名本州召補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以弟諶誅臺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

祖逖之流也高祖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高祖謂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紹叔曰委質有在義無二心高祖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遥昌苦引紹叔終不受命遥昌怒將囚之救解得免及高祖為雍州刺史紹叔閒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高祖紹叔凡植為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潛使為刺客

紹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既至高祖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艫戰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義師起為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都督江湘二州糧運事無闕天監初入為衛尉卿紹叔忠於事上外所

聞知纖毫無隱每為高祖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

聖主之策其不善則曰臣慮出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

殆以此誤朝廷臣之罪深矣高祖甚親信之母憂去職

紹叔有至性高祖常使人節其哭頃之起為冠軍將軍

右軍司馬封營道縣侯邑千戶俄復為衛尉卿加冠軍

將軍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邑如故初紹叔

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祿賜

所得及四方貢遺悉歸之兄室三年魏軍圍合肥紹叔

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為衛尉既而義陽為魏所陷司州移鎮關南四年以紹叔為使持節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紹叔創立城隍繕修兵器廣田積穀招納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六年徵為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領司豫二州大中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醫藥一日數至七年卒於府舍時年四十五高祖將臨其殯紹叔宅巷狹陋不容輿駕乃止詔

曰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紿叔立身清正奉上忠恪契濶藩朝情績顯著爰及義始寔立茂勲作牧疆境効彰所莅方申任寄協賛心膂奄至殞喪傷痛于懐宜加優典隆兹寵命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謚曰忠紿叔卒後高祖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紿叔立志忠烈善則稱君過則歸已當今殆無其比其見賞惜如此

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世居廣陵起自寒賤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年二十餘依宋丹陽尹劉秉秉誅後事太祖文皇為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褻狎曹輩皆敬之太祖為豫州刺史以為典籤帶蒙令居官稱職太祖遷領軍補主簿妖賊唐㝢寇東陽太祖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

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太祖益以此知之為丹陽尹復命為郡督鄱齊隨王子隆出為荆州刺史齊武以僧珍為子隆防閤從之鎮永明九年雍州刺史王奐反敕遣僧珍隸平北將軍曹虎西為典籤帶新城令魏軍寇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異之因屏人呼上座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減努力為之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五道竝進高祖率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長沙宣武王時為梁州刺史魏圍守

連月間諜所在不通義陽與雍州路斷高祖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皆憚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既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高祖甚嘉之事寧補羽林監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與共事僧珍揣不久安竟弗往時高祖已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邛令既至高祖命為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

以為止舍多伐材竹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之用僧珍獨悟其㫖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為艛艦葺之以茅竝立辦衆軍將發諸將果爭櫓僧珍乃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高祖以僧珍為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㫖師及郢城僧珍率所領頓偃月壘俄又進據騎城郢州平高祖進僧珍為前鋒大將軍大軍次江寧高祖令僧珍與王茂

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昬將李居士與衆來戰僧珍等要擊大破之乃與茂進軍於白板橋築壘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猶守白板李居士密覘知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既不敵不可與戰亦勿遙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隅者復踰城而下内外齊擊居士應時奔散獲其甿甲不可勝計僧珍又進據越城東昬大將王珍國列車為營

背淮而陣王茂等衆軍擊之僧珍縱火車焚其營即日瓦解建康城平高祖命僧珍率所領先入清宮與張弘策封撿府庫即日以本官帶南彭城太守遷給事黄門侍郎領虎賁中郎將高祖受禪以為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邑一千二百戸尋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頃之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事僧珍晝直中書省夜還秘書五年夏又命僧珍率羽林勁勇出梁城其

年冬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高祖欲榮之使爲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宏以販葱爲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效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吾私宅姊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臨路

與列肆雜處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為恥在州百日徵為領軍將軍尋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直秘書省如先僧珍有大勲任總心膂恩遇隆密莫與為比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箸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進祿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當時必謂不濟主上

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尋應自差俄而果愈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正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言卒于領軍府舍時年五十八高祖即日臨殯詔曰思舊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宇詳濟竭忠盡禮知無不為與朕契闊情兼屯泰大業初構茂勲克舉及居禁衞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喪逝傷慟于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常侍鼓吹俟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所須隨由備辦謚曰忠敬侯高祖痛惜之言為流涕長子峻早卒峻子淡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呂僧珍恪勤匪懈鄭紹叔忠識亮蓋締搆王業三子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造膝詭辭盖識為臣之節矣

梁書卷十一

梁書卷十一考證

呂僧珍傳妖賊唐寓之寇東陽○寓閣本作㝢又無之字

梁書卷十一考證

梁書卷十二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六

柳 惔 弟忱 席 闡 文 韋 叡 族弟愛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父世隆齊司空惔年十七齊武帝為中軍命為參軍轉主簿齊初入為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舍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為荆州惔隨之

鎮子響昵近小人悏知將為禍稱疾還京及難作悏以先歸得免歷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為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歸久之為右軍諮議參軍事建武末為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悏舉漢中應義和帝即位以為侍中領前軍將軍高祖踐阼徵為護軍將軍未拜仍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論功封曲江縣侯邑千戸高祖因讌為詩以貽悏曰爾寔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又嘗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

不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惔對曰罰不及嗣賞延于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尋遷尚書右僕射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臨川王宏都督衆軍以惔為副軍還復為僕射以久疾轉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給親信二十人未拜出為使持節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六年十月卒于州時年四十六高祖為素服舉哀贈侍中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穆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照嗣惔第四弟憕亦有美譽歷侍中鎮西長史

天監十二年卒贈寧遠將軍豫州刺史

忱字文若惔第五弟也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時寢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毁聞起家為司徒行參軍累遷太子中舍人西中郎主簿功曹史齊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荆襲髙祖西中郎長史蕭頴胄計未有定名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曰朝廷狂悖為惡日滋頃聞京師長者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

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為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不係踵而及且雍州士鋭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荆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且深慮之闡文亦深勸同高祖顈冑乃誘斬山陽以忛為寧朔將軍和帝即位為尚書吏部郎進號輔國將軍南平太守尋遷侍中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轉吏部尚書不拜郢州平顈冑議遷都夏口忛復同諫以為巴硤未

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志頳胄不從俄而巴東兵至
硤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為見機高祖踐阼以忱為
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論建義功封州陵伯邑七百戶
天監二年出為安西長史冠軍將軍南郡太守六年徵
為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未發遷持節督湘州諸
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八年坐輒放從軍丁免俄入
為秘書監遷散騎常侍轉祠部尚書未拜遇疾詔改授
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十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一

追贈中書令謚曰穆子範嗣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為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深勸之穎胄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高祖并獻銀裝刀高祖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為給事黃門侍郎尋遷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王總州事故賴以寧

輯高祖受禪除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封山陽伯邑七百戶出為東陽太守又改封湘西戶邑如故視事二年以清白著稱卒於官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謚曰威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漢丞相賢以後世為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於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為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叡兄纂闡並早知名纂叡皆好學闡有清操祖征累為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

兄王愷姨弟杜惲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幼獨用廉聞宋永光初袁顗為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為主簿顗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為義成郡故免顗之禍後為晉平王左常侍遷司空桂陽王行參軍隨齊司空柳世隆守郢城拒荊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平遷前

軍中兵參軍久之為廣德令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别駕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為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真人殆興於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義兵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高祖見叡甚悦拊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

見君之心吾事就矣義師剋郢魯平加湖歙多建謀策皆見納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髙祖難其人久之顧歙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為冠軍將軍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床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輒盈滿歙料簡隱䘏咸為營理於是死者得埋藏生者反居業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為大理髙祖即位遷廷尉封梁都子邑三百戶天監二年改封永昌

戶邑如先東宫建遷太子右衛率出爲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三年魏遣衆來寇率州兵擊走之四年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廵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

此非以為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畧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夜率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

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
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
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没魏人乘勝至
叡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
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此邪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
令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
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鑿堤叡親與爭之
魏軍少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鬬艦高與合肥城

等四面臨之魏人計窮相與悲哭叡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叡每晝接客旅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高祖詔衆軍進次東陵東陵去魏甓城二十里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為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

之不敢逼全軍而還至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都督衆軍二十萬以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高祖詔叡率豫州之衆會焉叡自合肥逕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初高祖敕景宗曰韋叡

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高祖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明旦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數合英甚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

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值淮水暴長睿即遣之鬬艦競發皆臨敵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見橋絶脫身遁去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睿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語但呌曰更生更生髙祖

遣中書郎周捨勞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戶進爵為侯徵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為安西長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會司州刺史馬仙琕北伐還軍為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明年遷

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九年徵員外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十三年遷智武將軍丹陽尹以公事免頃之起為中護軍十四年出為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儁光泣止叡叡還為州儁光道候叡叡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無所遺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十七年徵散騎常侍護軍將

軍尋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高祖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為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為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稜使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也高祖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畧如他日普通元年夏遷侍中車騎將軍以疾

未拜八月卒于家時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高祖即日臨哭甚慟賜錢十萬布二百匹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取給於官遣中書舍人監護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啟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子放正稜黯放别有傳正字敬直起

家南康王行參軍稍遷中書侍郎出為襄陽太守初正
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孺為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
賔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
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歷官至給事黄門侍郎稜
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為業博物彊記當世之士咸就
質疑起家安成王府行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太子僕
光禄卿著漢書續訓二卷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
有文詞起家太子舍人稍遷太僕卿南豫州刺史太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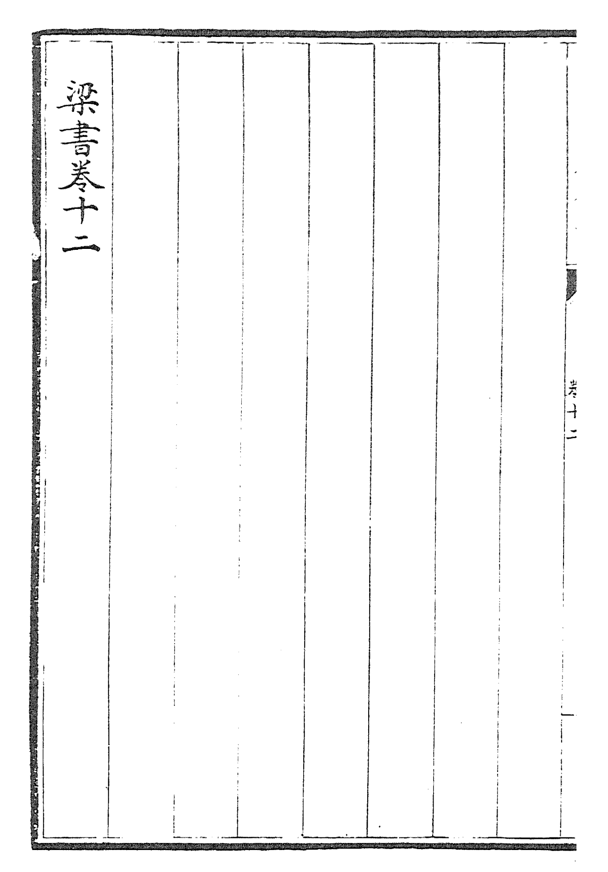
鄉侯景濟江黷屯六門尋改為都督城西面諸軍事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内亦作以應之太宗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黷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内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叡族弟愛

愛字孝友沉静有器局髙祖父廣晉後軍將軍北平太守曾祖軌以孝武太元之初南遷襄陽為本州别駕散騎侍郎祖公循宋義陽太守父義正早卒愛少而偏孤

事母以孝聞性清介不妄交遊而篤志好學每處室獨坐遊心墳素而埃塵滿席寂若無人年十二嘗遊京師值天子出遊南苑邑里諠譁老幼爭觀愛獨端坐讀書手不釋卷宗族見者莫不異焉及長博學有文才尤善周易及春秋左氏義袁顗為雍州刺史辟為主簿遭母憂廬於墓側負土起墳高祖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弔服闋引為中兵參軍義師之起也以愛為壯武將軍冠軍南平王司馬帶襄陽令時京邑未定雍州空虛魏興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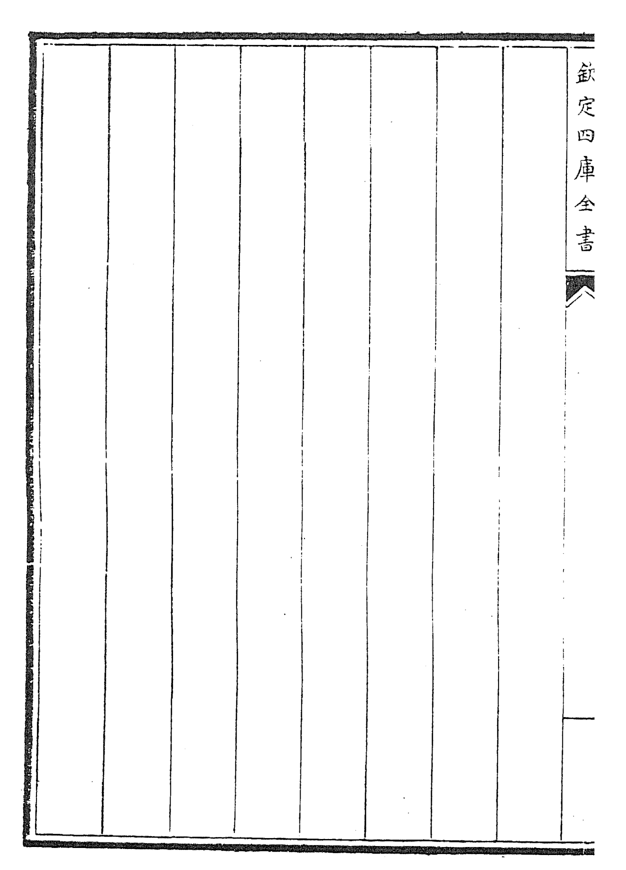
守顔僧都等據郡反州内驚擾百姓攜貳愛沉敏有謀素為州里信服乃推心撫御曉示逆順兼率募鄉里得千餘人與僧都等戰於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蕭穎胄之死也和帝徵兵襄陽愛從始興王憺赴焉先是巴東太守蕭瓚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來逼荆州及憺至令愛書諭之瓚即日請降中興二年從和帝東下高祖受禪進號輔國將軍仍為驍騎將軍尋除寧蜀太守與益州刺史鄧元起西上襲劉季連行至公安道病卒

贈衛尉卿子乾向官至驍騎將軍征北長史汝陰鍾離
二郡太守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竇融以河右歸漢終為盛族抑
惔舉南鄭響從而家聲弗霣時哉忱之謀畫亦用有成
智矣韋叡起上庸以附義其地比惔則薄及合肥邵陽
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梁書卷十二

謹案卷十一第十頁前一行多伐材竹刊本材訛

林據南史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曾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梁書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三十四 史部

梁書卷十三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七

范雲 沈約

范雲字彦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年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塗琰異之要就席雲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操筆便就坐者歎焉嘗就親

人表照學書一夜不怠照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藁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為郢府參軍雲隨父在府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為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旦又召令送書入

城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齊長史柳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始隨王王未之知也會遊秦望使人視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誦之王悅自是寵冠府朝王為丹陽尹召為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值有獻白烏者帝問此為何瑞雲位卑最後荅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轉補征北南郡

王刑獄參軍事領主簿如故遷尚書殿中郎子良為司徒又補記室參軍事尋授通直散騎侍郎領本州大中正出為零陵内史在任潔己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之明帝召還都及至拜散騎侍郎復出為始興内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内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侯商賈露宿郡中稱為神明仍遷假節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初雲與尚書僕射江祏善

祏姨弟徐藝爲曲江令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爲恥詣京訴雲雲坐徵還下獄會赦免永元二年起爲國子博士初雲與高祖遇於齊竟陵王子良邸又嘗接里閈高祖深器之及義兵至京邑雲時在城内東昏既誅侍中張稷使雲銜命出城高祖因留之便參帷幄仍拜黄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録事梁臺建遷侍中時高祖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爲言未之納也後與王茂同入

臥內雲又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為其志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昏亂之蹤以女德為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惜高祖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高祖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天監元年高祖受禪柴燎於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高祖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

一日高祖善之是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邑千戸雲以舊恩見拔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為高祖亦推心任之所奏多允甞侍讌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凡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其年東宫建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尋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為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

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
與領軍長史王晐善晐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
還家躬營含殯事竟陵王子良恩禮甚隆雲每獻損益
未嘗阿意子良嘗啓齊武帝論雲為郡帝曰庸人聞其
恒相賣弄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
規誨諫書具存請取以奏既至有百餘紙辭皆切直帝
歎息因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齊
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

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旣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因就車握雲手曰不圖今日復聞讜言及居選官任守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對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爲郡號稱廉潔及居貴重頗通饋餉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二年卒時年五十三高祖爲之流涕卽日輿駕臨殯詔曰追

遠興悼常情所篤況問望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霄城侯雲器範貞正思懷經遠爰初立志素履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燮務登朝具瞻惟允綢繆翊贊義簡朕心雖勤非負靮而舊同論講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于懷宜加命秩式備徽典可追贈侍中衛將軍僕射侯如故并給鼓吹一部禮官請謚曰宣勅賜謚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官至太子中舍人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輙誦之遂博通羣籍能屬文起家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為郢州刺史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甞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為荆州又為征西記室參軍帶關西令興宗卒始為安西晉安王法曹參軍轉外兵

並兼記室入為尚書度支郎齊初為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直入見景斜方出當時王侯到宫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以本官兼著作郎遷中書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長史黄門侍郎時竟陵王亦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

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遊焉當世號為得人俄兼尚書左丞尋為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為寧朔將軍東陽太守明帝即位進號輔國將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遷左衛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解職改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高祖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為驃騎司馬將軍如故時高祖勳業既就天人

允屬約嘗叩其端高祖黙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已終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為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是歷數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高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杖兵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民便曰吾君武王不

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有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高祖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

并諸選置髙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来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閤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髙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横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公髙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髙祖受禪為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户常侍如故又拜約母謝

為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
咸來致拜朝野以為榮俄遷尚書左僕射常侍如故尋
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
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為鎮軍將軍
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禄大夫領太子詹事
揚州大中正闕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侍中詹事中正
如故累表陳讓改授尚書左僕射領中書令前將軍置
佐史侍中如故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

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給鼓吹一部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曰吾弱年孤苦傍無朞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闊屯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為己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

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

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卒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筭豈能
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
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
是策勉為言於髙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
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
田矚望郊阜嘗為郊居賦其辭曰惟至人之非己固物
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咸得性以為場獸因窟而獲
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嬰居湫而德昌僑棲

仁於東里鳳晦跡於西堂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
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
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雚之荒茫既從豎而横
構亦風除而雨攘昔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違利
建於海昏創惟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世踰班生之十
紀或辭禄而反耕或彈冠而來仕逮有晉之隆安集艱
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流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
邑曝如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容旻天遠而誰訴伊皇

祖之弱辰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
即肇胥宇於朱方掩閑庭而晏息值龍顔之鬱起乃憑
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修衢以騁力遷華扉而來
啓張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修平面淮流之清直芳塵
浸而悠遠世道忽其窊隆緜四代於兹日盈百祀於微
躬嗟綮廬之難保若𧷤籜之從風或誅茅而翦棘或旣
西而復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孥於伯通迹平生之耿
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皐而長想本忘

情於徇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歎於牽絲陸與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悁悁而無爽路將殫而彌峭情薄暮而逾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願之浩蕩詠歸歟而躑躅眷巖阿而抵掌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未陳實升陑所不記彼黎元之喋喋將垂獸而為餌瞻穹旻而無歸雖非牢而被戢始歎絲而未覩終追組而後值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其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實靈命之所稟當降監之初辰值積惡之云稔寧方

割於下墊廓重氛於上埈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
枕既牢籠於嬀夏又驅馳乎軒頊德無遠而不被明無
微而不燭鼓玄澤於大荒播仁風於遐俗闢終古而遐
念信王猷其如玉值衡圖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中
涓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石之猛志無飛矢之麗
辭排陽烏而命邑方河山而啓基翼儲先於三善長王
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懼寵禄之難持伊前世之貴
仕罕紆情於丘窟譬叢華於楚趙每驕奢以相越築甲

館於銅駝並高門於北闕闢重扃於華閶豈蓬蒿所能
没教傳嗣於墝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為言固余
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名於屠肆詠希微以考
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編霜茇葺寒茅
構棲噪之所集築町疃之所交因犯檐而刋樹由妨基
而翦巢決渟洿之汀濼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
樹修楊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同肩墻於華堵織宿楚
以成門籍外扉而為户既取陰於庭檝又因籬於芳杜

開閤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覿漸沼沚於霤垂周塍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芡芰菁藻蒹菰石衣海髪黄荇緑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湖飡嘉實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陸卉則紫鼈緑葹天著山韭鴈齒麋舌牛脣彘首布濩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或幕渚而芘地或縈窻而窺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娱欲令紛披蓊鬱吐緑攢朱羅窻映户接霤承隅開丹

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於紫蔕銜素蘂於青跗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嚶雜響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顙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關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鴈天狗澤虞秋鷺寒鶴修鷁短鳬曳參差之弱藻戲瀺灂之輕軀翅抃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纖儵鉅鱯碧鱗朱尾修顱偃頷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揚白不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南獨秀九府擅奇不遷植於

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蜩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訪往塗之軫跡觀先識之情偽每訴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為易不自己而求足並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令余之所避也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食乃人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顔簞食而樂在鄭高廪而空虛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跼念幸取給於庭廬緯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無褰虆於曉蓐不

抱愁於朝蔬排外物以齊遣獨為累之在余安事千斯之積不羨汶陽之墟臨巽維而騁目即堆冢而流眄雖兹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牡之低昂響繁笳之清囀羅方員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委千金其如線試撫臆而為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睇識方阜於歸津帶修汀於桂渚肇舉鍤於彊秦路縈吳而款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鳥以長念伊故鄉之可珍實褰期於晚歲非

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瀰瀰獨流涕於吾人謬參賢於
昔代亟徒遊於茲所侍綵旄而齊轡陪龍舟而遵渚或
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帷一朝冥漠西陵忽其
蔥楚望商飇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鍾石鏘鋐終
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筭貴則丙魏蕭曹
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眺
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遺武實接漢之後王信開吳之
英主指衡岳而作鎮包江漢而為字徒徵言於石椁遂

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修同原陵之膴膴寧知螻蟻之與狐兔無論樵芻之與牧豎睇東巘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修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栭千櫨捷嶫百拱相持阜蘇林駕蘭枻水嬉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兹咸夷漫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時回余眸於艮域覿高館於兹嶺雖混成以無跡實遺訓之可秉始滄霞而吐霧終陵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指

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騁匪爽言以自姱冀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為狀也則巍峩崇崒喬枝拂日嶤嶷岩嵂壁石堆星岑崟崒屼或坳或平盤堅枕臥詭狀殊形孤嶝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州邑款跨郊坰素烟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覩二代之塋兆覿摧殘之餘墜成顛沛於虐豎康斂衿於虛器穆恭己於巖廊簡遊情於玄肆烈窮

飲以致災安忘懷而受祟何宗祖之奇傑威横天而陵
地惟聖文之纘武殆隆平之可至余世德之所君仰遺
封而掩淚神寢匪一靈館相距肅布騂駒堂流桂醑降
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浮蘭煙於桂棟召巫陽於
南楚揚玉桴握椒糈忼臨風以浩唱折瓊茅而延佇敬
惟空路邈遠神蹤遐闊念甚驚飈生猶聚沫歸妙軫於
一乘啓玄扉於三達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豁或
結橑於巖根或開櫺於木末室閭蘿蔦檐梢松栝既得

理於兼謝固忘懷於饑渴或攀枝獨遠或陵雲高蹈因茸茨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忘己於兹日豈期心於来報天假余以大德荷兹賜之無疆受老夫之嘉稱班燕禮於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重匪服於今皇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蒙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翺翔棲余志於淨國歸余心於道場歡依㻞而莫駭魚牣沼而不綱旋迷塗於去轍篤後念於徂光晚樹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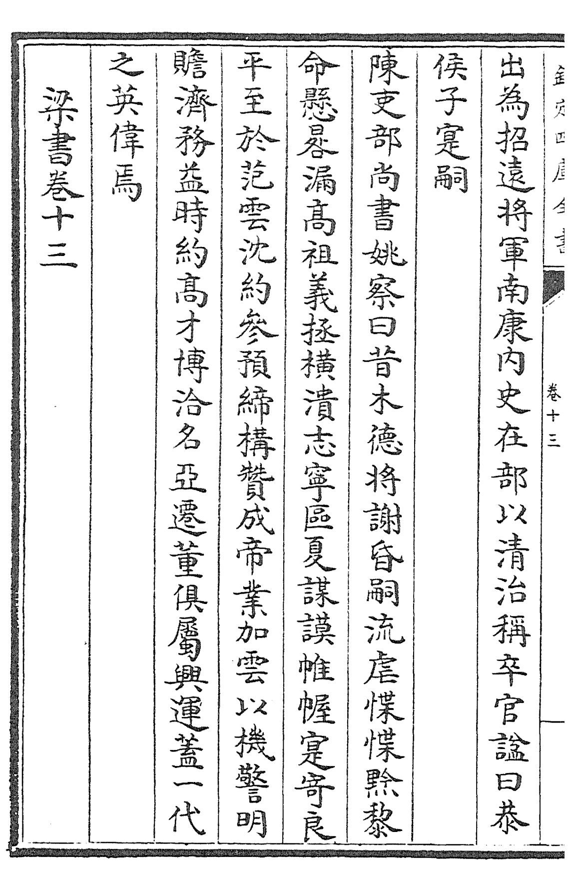
初英落蘂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風騷屑於園樹月籠連於池竹蔓長柯於簷桂發黃華於庭菊冰懸埳而帶坻雲縈松而被野鴨乇飛而不散鴈高翔而欲下並時物之可懐雖外來而非假實情性之所留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傷余情之頽暮罹憂患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懼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蓽旁闕吴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

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羗愧心之非一尋加特進光祿侍中少傅如故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詔贈本官賻錢五萬布百疋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胥有紫痣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少時孤貧丐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用為郡部傳嘗侍讌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為之罷酒約歷仕

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彦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高祖有憾於張稷及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為婚家相為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内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

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醫徐奘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此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云所著

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諡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胷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子旋及約時已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約喪為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而蔬食辟穀服除猶絶粳粱為給事黄門侍郎中撫軍長史



出為招遠將軍南康内史在部以清治稱卒官謚曰恭侯子寔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悰悰黔黎命懸晷漏高祖義拯横潰志寧區夏謀謨帷幄寔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贊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贍濟務益時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梁書卷十三